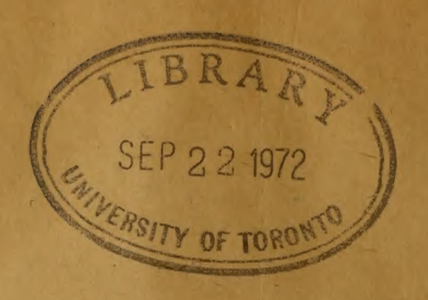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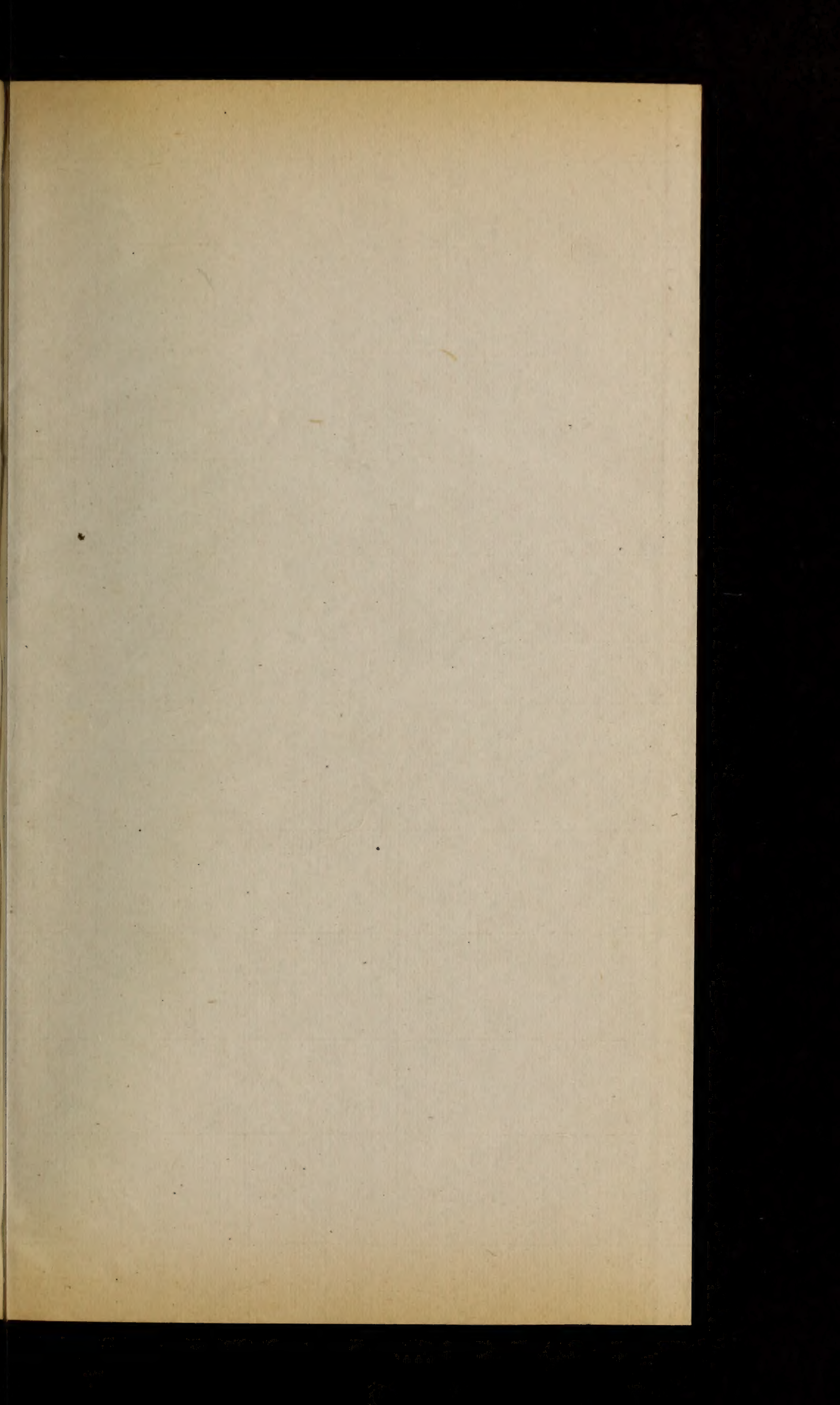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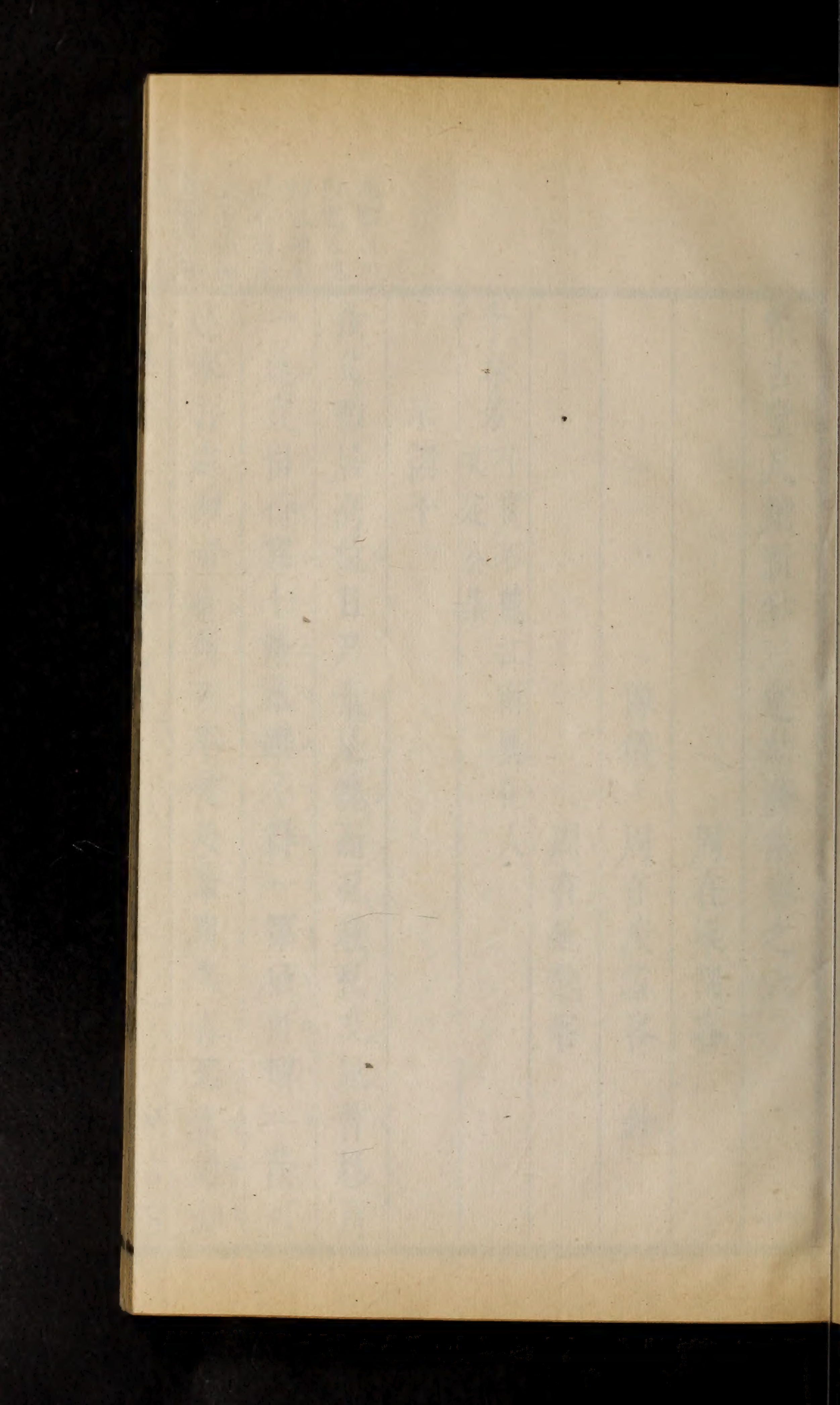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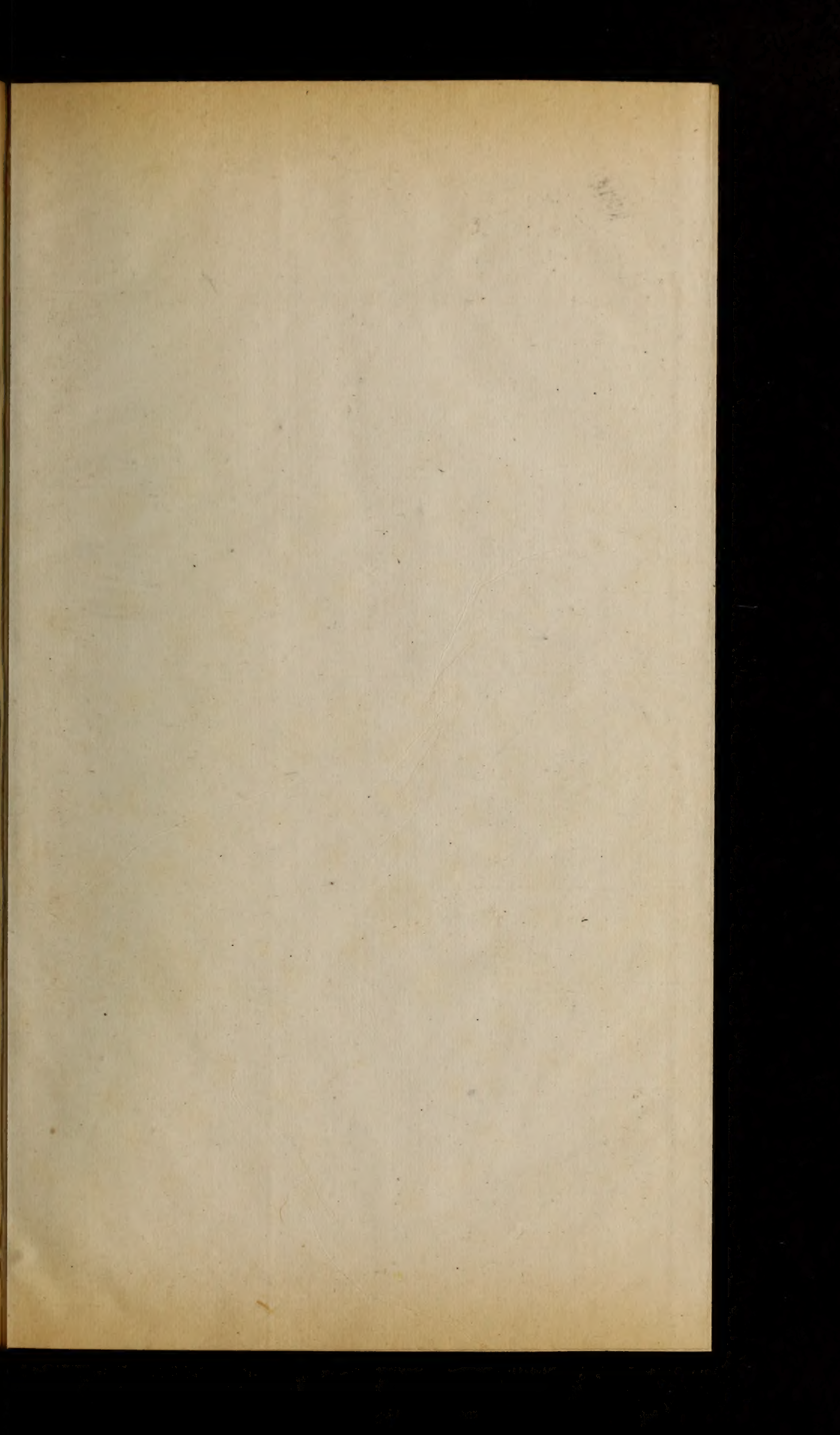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卷之六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李春芳　子實石麓江南興化人　文定公集

示諸子

此數言可以驚天地動鬼神安得不爲大臣子孫極其繁衍科

汝父叨居高位日尸素是愧而況敢私及兒曹恩貢一途宜留待寒士汝輩雖不得一第猶可博一蔭可速來吾處勿考也所以不使汝輩與考者恐當道知

第極其綿邈有本哉

爲吾子或以此濫畀則予之不囑猶囑耳且寒士而泣玉者可傷也諄切諄切

示子孫

貞幹之氣直欲透過紙背

依翁已蒙聖恩留用仕路之險如此爲臣子者不可不自愼也我連日感此正有山林之想顧君恩未報不欲言退自今益加愼畏汝叔侄常體我心交際不可太泛出入不可太勤杜門靜守以全我令名他日潔白歸山死且瞑目

李潛 啓美原名洵字士美江南興化人

葉聞齋稿

又爲今日處世之箴規

復陸雨侯第三書

再接手教欲小兒圓融處世惇睦親族夫聖於和者惟柳下惠能之魯男子便不敢學兒輩庸才識性未定專務圓融將流於邪僻而不自知矣族人賢愚不等漫然親近恐薰染穢習又無餘閒讀書二事均未敢以之訓子也又云百足之蟲不僵有無翼而飛者欺人生立德可以不朽未聞恃足可以不僵者蝮伏不飛則亦已耳必借翼而飛一旦失恃反遭彈射且見嗤於無翼陸行之獸矣弟居恆教兒耐冷禁兒趨

一味拋下未知便是禪真否然以箴砭俗師真可當痛下棒喝每見大和尚與動亦

炎。今未能遽然相反。極知先生爲弟防患之苦心。然窮通有命。禍福任天。近有人語弟云。某某工媚者。何以皆敗。弟告云。黨類先摧主盟隨歷矣。蓋積不善之人。未有不受及其身者。無爲弟過切焚堂之慮也。

答生心上人書

諸方釋子頗多。潛獨馳神几席者何居。亦重師嚴守毘尼。博通經論耳。二者曷言乎可重也。曰異時修定修慧。作聖之基也。今惟聞大興土木。又手書達予。一言之。再三言之。以爲予有同好乎。不知愚見竊與師

復如此豈彼法與世法同乎抑別有說乎

異師傷寺圮年久曰本自現成師慕橋樓整飭曰陸地起風波師算檀施數有二千曰半文錢不值師謂施者分釐升合必安頓於千穩百當處曰謝你費心師謂人生難得大好事曰好事不如無師謂不朽功德曰不過報在人天如幻速朽師謂督率心苦曰自取之也師謂欠六百餘金之債曰向債主道貧祈待他生割肉捨身師計將來之緣曰莫動妄想師謂居士不可不一相扶持曰休要拖累乎人師心服否大衆聞言俱心服否服則不須向外馳求端居寺中便

記爲談佐直堪使四座動容

獲安樂不服則李子孤峯獨立冷眼遙觀大衆與師持疏沿門雖到趙州八十恐猶未能駐足也

李清　映碧心水江南興化人　澹寧齋集

示子孫

歲丙午予謁先文定祠因憶宋史中有巧合三事此王鳳洲盛事述耶抑奇事述耶亦盛亦奇烏可無述宋李迪繇狀元爲宰相謚文定壽踰七十盛矣先文定如之姓氏同科名同宰相同謚同壽亦同此一奇也宋王溥以宰相致政父母俱存盛矣先文定如之

得人之盛如此正所謂大臣以人事君

故歸田勅云緜狀元爲執政馮京不愧乎科名以宰相而養親王溥見榮於當世夫從狀元登執政非難獨執政後復致政正兒孫濟濟不能識時而猶父母俱存爲難此二奇也宋慶曆癸未科入相者六爲呂公著王安石王珪韓積韓絳蘇頌盛矣先文定主試隆慶戊辰科入相者如之則沈一貫朱賡張位趙志臯王家屏陳于陛于愼行也如之乎曰過之彼六而此七此外入座十五人卿貳三十八人開府二十人方伯十九人餘衣緋懸金者通計百五十餘人以節

義文章事功著又不在此類葢自隋立制科後其芬華鮮儷而況宋慶曆此三奇也亦盛[illegible][illegible]二美俱兼乃笑鳳洲分述盛奇猶隻美而非雙美也雖然吾又因家榮而思國慶矣

與周仲馭

讀請謚遜國臣疏則微顯闡幽金石並永讀所撰遜國記則鐵骨丹心日星重揭然言者有心行者無力有說焉葢緣當今讀書輩自做秀才之臭腐時文與居官之斷爛朝報外俱付諸義黄前事夢夢不可復

裝點語俱極雅

識故縣與之言如對盲人舉手東西不知凝眸若反覆論辨務求必勝則又如鳥語之呢喃閩語之詰曲益糾纏不可解會厭則憑几欲寐妒則欲擲而出諸大門外矣甚舉稗官野乘未付秦火之齊東而奏若蓍蔡錮閉忠良因其腹枵遂成耳食可嘆也年翁擬作遜國史讀書種子賴以不絕哉

與朱全古

生自寒荊亡後始躬理家政彷彿赴童子試時夫童子所苦者作文難耳然舉塾師之腐訓時文之濫套

善於摹寫

辭旨俱妙令人愛煞

演讀數過如描摹影本者依樣畫去尚可成字若生悠悠忽忽從不問家人生產而忽欲籌斛較瓶規裳度屐對婢僕作絮語懞耳憒耳此與之無二字手指未能硬捉案頭刻燭催句竟搔耳摩腹喀喀不能吐一語者情狀何異罪不至此

與張西河

往讀章格菴疏謂天下人才半汚賊庭存者當須累珍耳固也然珍彥於朝尤宜搜逸於野夫鴝鵒能言人愛其慧然未作籠中敎鳥而不知挾能言之舌以

無由矜慧者凡幾蟋蟀能鬬人愛其健然未作握中豢蟲而不知挾能鬬之距以無由矜健者又幾人才詮伏草茅而爲躍無期類此但惘惘妍媸惟聲是和是孟嘗出罷之羣雞也想當以情面賄賂四字藥銓曹二豎耳。

又

昔歐陽原功修宋遼金三史以爲一時三大製作皆出其手乃今日亦有當修三一日記故事一千家詩一雜字或曰此皆兎園冊備抄耳何言修不知世間

不可不存此論

之書必至田父山民村姑皆能家絃而戶誦之方爲必不可少之書而今之不解讀是者幾恐塵封三史實難與爭勝奈何置爲成書而謂一字之增損皆所不能若汰蕪益奇以新書鏤行使世間無不讀書咏詩又無不識字之民快孰甚以視元人抑鬱牢騷無所見才而托之詞曲小說以炫目者何如何如

與莊雷臣

客鴻至兩接尊教俱以假館親敝邑近苦飢凋市鮮醉瑞有酒食先生饌半惡草耳忽聞方伯之子宗伯

善戲謔兮

極尋常事極尋常語落映碧千便都有味外之味

之瑨欲屈首授徒則詫爲異聞謂非瑤池之瀝不足染指閬苑之果不足充腸卽爰居聞鐘鼓驚走況其村居日久與俗客頗疎當其興盛咳唾皆欽書紳未已恨不刻心一朝羸寂人情萬狀丞相之長史已去而欲無附之張君嗣爲介紹而進之是失委也雖香吐雞舌若飄風逝耳幸垂宥不一

與沈蒼輿

弟謂天之福善人以有後苦鄙人亦以有後夫鄙人者雖富擁千頭而一毛猶靳若令渭城曲日唱於高

一人向受恩者言來生當爲爾父非爲父不能曲折報恩也愍讀大足悟人

貪賞其亨何之新姸幾忘其苦趣之危苦

臥則上帝尤忌其清閒而日思拂亂之此所以人而蠢斯也夫則百斯男乃皇家之獨慶而公卿士庶人之大苦買宅未已又爲市田市田未已又爲娶妻娶妻未已又爲蓄奴婢其名而翁其實乃僕以一僕供數十主役勞乎逸乎尤可笑者老而多情又誕一無影之兒易簀猶惓蓋棺乃輟故日大苦也想啓函時亦當破顏耳

又

吾輩數載分手一朝促膝猶恨身非形影有動輒離

補文通賦未及直可另作一賦

今八類借文章行誼為乞食之[illegible]、然猶知

耳、河干握別、幾欲零兒女柔絲、不得已以男兒戟鬚掃之、然歸舟後猶作移時惡、彼昔人所云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猶後之也、若良朋相對、方笑語聲譁、而每一念別、則咫尺階前、已情慘陽關、乃知別意在別境之先者、尤爲黯然也、翻恨文通別賦、猶未尋味及此、耳、

與歸懸恭

近接其緘札、薦其友相訪、見其爲嚴親乞言、累牘不休、弟謂眞孝子也、遂曉夜縷思、贈以序言、不意分袂

尚文章行誼者聖人之教也

後又欲乞孔兄少許乃輾然笑昔人謂索文之使毒於催租今又識贈文之費奢於嫁女雖然畢竟所嫁者醜女耳若好文如好女行見白璧黃金絡繹君家其又何費焉

與毛子晉

設喩無所不有止是學富

閱汲古閣儲書洞心駭目昔夜郎王僻處井底終身不見漢大故莊雄自如若與高麗啓民稽首隋帳傍于官而覩百戲其不從駭羨之餘旋化懊喪者幾希弟今日者無乃幸而不爲夜郎又不幸而不爲夜郎

乎小記小序各一聊識藏書盛事皆蕪辭也若酒瓿足覆恐君家所儲盡皆醍醐翻以近旨爲福過不若裂而焚之轉深知我之感于此日耳

與丘近夫

弟偶讀西京雜記至明妃出關事輒嘆然彼盲目人主尚解誅毛延壽猶是憐色心苦耳它年墓草內向無乃感此一念耶若以卜子相石兩工當延壽前身懟乎妒乎誰誅者此抱璞之士所以欷歔於憐絕也苟借延壽誅猶幸夫至借延壽誅猶幸而士之不幸

可見唐宋大家之學後人無可訾議

更何如

又

承示大刻以六朝駢麗寓入大家典則二美合矣豈非君研精斯道者深乎若帖括簿書古文之忌器也而某往以一身兼之故入斯道不深且又斜趨于虞初文致等書以身爲逐艷元美慨想於韓歐義仍金嘆于曾王皆以殘年向盡欲追末由此某所以無其才而有其感也若君則否旣以少俊逢氣蟬蛻于帖括簿書外以耑力古文辭況指鵠惟端有中必洞遥

竟能一炬
更是大痛

岪竿頭所進靡底善乎酈道元之論山也既造其峰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可見山境與文境俱以百折千繞無頓足為佳若頓則不佳矣行拜新篇以券鄙言耳

與宗子發

數日內貴恙想已霍然但淫雨積時未知君家十畝亦居然無恙否拙刻三首已免陸懸圃斧削望更為削之此非貌言也蓋人弟知落紙淋漓頃刻數百言為至樂而不知縱筆雄剪頃刻數十行亦為至樂自

知猶爾而况旁觀昔元復初有作虞伯生爲削百二十字而復初亦以精當爲快此文人樂境也鄙意猶是想能賜正耳

與蘭之氛

昔梁武帝與魏使臨放生池問使曰彼國亦放生不對曰不取亦不放是即達摩無功德之微諷而惜乎出使臣只入人耳皆能言能聞而獨不能悉也弟昨晚挑燈夜讀見一蛾繞燭飛則驅之驅之將生之非憐其眉已晨起復見一蜂集于壁則撲之撲之將

是儒是釋止是天地間妙理

死之如悄其尾因思蛾自飛蜂自集于吾有何憐惜而生之死之顛翻乃爾忽憶使言恍惚有得彼不取亦不放而此有驅斯有撲故也夫人終日踐地不知踐死幾蟻然不云吾殺無心故耳可見觀生倪于有意不若觀生趣于無心之爲得無心則殺蟻亦生而有意則生蛾亦未爲生生動而殺旋伏矣此蜂之幾死于撲也

與艾山弟

承示吳鹿友詩序爲擊節不已方今白面書生幸竿

朱紫遂不識丹黃爲何事讀弟所言洵若葷藥石也當不使伏臘侍郎于今接武耳至援引李杜以印今賢如風行水上一拂即過而不必以兩兩比勘極吾所言爲佳古哉言乎昔宋雲使外國入山窟十五步見佛影然當遥覩則衆相炳然近覩便暝然不見已漸漸却行復見容顏挺特乃悟影之妙于形也故吾謂遊名山以前瞻睇美人以半遮而蕢佳文以不盡皆當作觀影解耳弟然吾言否

又

每見眞才人眞名士定有此等不護短之論然必心有所勇服非一槩虛心也

昨以拙作請政、蒙賜黛削、如遇指南矣、昔丁敬禮有言、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虛哉懷也、又失哉言、若使敬禮當日明舉定吾文之曹子建近語同志、使知遠告後世、使知相與競丐呵摘去其惡而底于佳、甚善、乃云誰知耶、雖日從人、未免護已、此愚所以不敢爲弟隱功也、吾文有媸、賴弟以不見媸乎、兒乎兒乎、無唾亦無擲、想當刮目相看耳、

示諸兒

近書與平子兒、以澹寧集請教、謂取義于汰、此非無

不但能匿其醜更令人想投厠之編如龍胃珠貝

說也即如有宋文士當推東坡山谷最然究竟兊毫特豈能盡佳故精于選而蕪于集皆窮搜者過耳乃知長吉表兄投厠疑愛其何云憎焉若兒輩解此但舉我生平篇牘或散落親交處未經手訂者獲即焚嶺南一炬珠宮皆灰蕩靡猶可而况蕩蕪若愛其羽毛而益之贅瘤願兒輩弗以憎爲愛也

與元子玉

近閱坡公小集每爲莞爾曰戲言哉而追其涙也則梁師成以一閹豎輙稱公出子又呼公先臣不意身

眞坡公嫡血兒此不能得之於過葦者而得之出子天下事豈可盡料哉

後有此絕倒無乃公生前之弄筆所召乎乃一時文禁卒藉以解子長之史記以甥傳而公之文以出子傳然後知伊文始終於戲而不難以出于分甥之功也雖然彼有蜚文書弗讀而以覆家瓿者若乃出子耳一嘆

又

承示所詠明妃詩甚佳然一時之丹青以醜圖醜圖固失實而千秋之歌弔皆佳言佳言亦溢眞且君奚取前人歌弔之餘而爲之賸句也　弟偶讀前漢書見

千古如此類者甚多不能無嘆

盜書之罪大于盜壁盜城盜壁盜城不過

昭帝時以宮女賜鄯善新王祖橫門外葢巳先明妃行而容儀不著姓氏俱沒誰憐焉無延壽可恨遂無恨延壽以憐宮人者故弟謂延壽猶明妃功臣而不以及君若舉歌弔不及之宮人而形之吟哦使千載冷骨一朝芬馥君其功首乎弟亦與分焉乞嗣示不一

與徐迹之

弟偶閱二書爲啞然笑謂昔之盜璧盜城僅虛言而今之盜書乃實事噫若罪豈止笞其一爲錢岱晉書

止于一貪而盜書則斷人慧命其忍極矣忍之罪大于貪

纂本從陳臣忠晉書詮要中出而今遂掩詮要爲纂其一爲陳其愫經濟文輯本從張文炎經濟文抄中出而今遂掩文抄爲文輯亦云盜矣若二子者果潛心二書汰蕪增華或仍其名或書其實則精神所湛露雖曰附見原自孤行且安知不後來者居上如孔子刪詩訂禮而傳刪傳訂獨不傳作幾令作者掩長是也自掩乎抑故爲之掩乎願二君味此

與木宿上人

承教謂果報云云不爽錙銖然愚竊有疑一謂世間

在佛亦自有說而文字特妙

畜生道皆係宿業但自刼灰已過重開混沌後想慈悲如佛亦應普降金雞彼鳥獸蠕動與人並見者胎業何所猶帝王赦佛不赦否一謂近世名公鉅卿皆老僧再世但佛法未入中華時彼麒麟雲臺諸雄彥又種緣何所亦是前身鍊行僧一念偶錯自西方遠墮來享人間巨福否愚意未明乞以示我

與顧修遠

弟居恒自念謂世人秘書之罪高於焚書誠見此書一秘或剝於鼠或殘於蠹魚或飄零于兒婢之風輪

爲借書者闢一方便我輩不積書人賴此文之功不小

線帖不傳則絕矣因嘆抱朴子數卷猶流傳至今者當不以伯喈帳中之秘爲功而以從伯喈帳中抱去數卷者之爲功也惟弟與年翁皆欲爲其抱者故有書必借有借必抄有抄必還息壤在彼當永堅斯約遍傳諸同志愼勿效覃伯喈之言曰惟我與爾共之弗廣也

與陸懸圃

承教謂其友詆錢牧齋所作其行狀用老公二字此非獨吳老公薄心腸一語也夫王執曾捋周武帝鬚

少所見多所怪有映碧之傳開方許折衷文字

矣謂可愛好老公有本者如是譬如江海浩大雖惡草枯骨皆入洪流而不沾沾則垢膩而不沾則蛻化夫牧齋不作其墓銘乎阿婆雖老大猶堪壓倒三五少年亦本諸唐也是故不善用之則好女殊胥自妍然學妍亦醜而善用之則阿婆老公似俗然入俗亦雅何也其學其才高且博則然不高不博寧弗用故以規後人之效顰則真顰而以譏牧齋之作俑則非俑也君以爲何如

與陳子部

議論深曲描出情理有虛虛實實之妙

承示越王進西子論甚佳然君第知勾踐能用其妍不知實用其愚否則吳太子可生吳國可有其不盡吐勾踐陰謀黨胥攻嚭思固吳室於金城者幾希雖然有太子友在彼何覬焉夫以褒姒長舌佐驪姬狡心則罷友于宜臼申生亦其揣摩所必及耳乃知西子佐越滅吳實癡人而非俊物也不然者越王何能沉西子於江然則沉其可乎曰否否彼范少伯之去長頸烏喙主而爲陶朱公老無乃鑒於沉江一舉而謂佳人之烏盡弓藏在是耶嘆嘆

評曾老夫覺有道理立天之所以爲大也

與徐述之

承教謂天道福善禍淫何以罰爽日有故桀紂有時叫屈則問高洋劉晟何以令終元載崔胤有時叫屈則問李林甫秦檜何以令終王甫魚朝恩有時叫屈則問曹節仇士良何以令終雖然渠何屈蓋世間有快必有鬱若嘆憤可療則盡人盡事皆歌舞而歌舞亦久而成厭故天亦間與漏網存嘆憤一綫此賢君而綿祚與良臣而延齡所以獨照歌舞於尤快也否則索然矣無乃天道不測而妙正在斯乎敬復不一

頓挫大有古致

陸廷掄 懸圃江南興化人

與宗子發

文章家予不甚嗜者北則濟南氏南則晉江氏葢一以其僻一以其衍也二公才不同而學亦異濟南所法西京以上晉江則宋之南豐氏廬陵耳方予不嗜晉江文嘗亦甚不嗜南豐迺則知嗜南豐矣因復知嗜晉江文而抄之而惜乎其嗜之不早也然其不嗜濟南文也猶如故非不刻意求之虛心玩之而其終不知嗜也猶如故豈濟南所法者深其造亦深而非

震川先生曰濟南文目不通吁盡之矣

如晉江之易測耶。然濟南所學自檀弓左氏離騷莊子以及子長賈誼孟堅之書。予見之頗皆知嗜不似讀濟南文者何也。源之頗悉而曾委之不知乎。是殆不可解也。足下好古士也。其初不嗜濟南晉江也。皆與予同。近則寘晉江不道而頗津津濟南氏之文。夫濟南者予初不甚嗜而今猶不嗜者也。晉江氏者予初不甚嗜而今已知嗜者也。足下初與予同而今皆反之。是又不可解也。孰得孰失。足下定之

顧九錫 思濬江南江都人

眞爲定論

與何御六

嘗讀歐陽子序梅聖俞詩曰詩愈窮則愈工此不可以不辨蓋窮於窮者必不能工詩而不窮於窮者詩乃工也夫窮於窮者其氣已窮而欲其不窮於辭也難矣惟不窮於窮者既不得而窮其氣斯不得而窮其辭如吾御六夙推風雅翩翩佳公子也當流離播遷之後大非昔年而意氣磊落常有吐棄一切之思故其於詩自爾蕭灑出塵有飄飄凌雲冉冉欲仙之意然則御六殆不窮於窮者歟

如此說來連人事亦在天命中矣

梁于涘飲光江南江都人

與李小有

回首都門總成夢幻大抵人生只論命不論文縱使文章有價亦是偶然湊鬼神之趣其實冥冥中夢夢也多積德少讀書莫離時文淡情得失造物或者憐而收之

黃經濟叔江南如皋人

與其大令

吾兄寄斯世斯民之命者非一日豈復厭有司之繁

天耳以留耕集寄我近在白門不得見其近刻亦缺陷事

俗而輕視匹夫婦之家事者哉匹夫婦米鹽瑣褻中有天理人情國法在況其大者願吾兄勉之

陳畢 天耳陶菴江南揚州籍河南孟津人一名潗 留耕堂集

與王山長

古人以詩書養氣節今人以詩書為文章古初談詩無多語言而人品自立晚周以降語言日繁而人品反無以自見遂以為氣節之不盡出於詩書也然天下焉有真能得詩書之理而氣節不浩然卓然與古人頡頏者哉觀足下此卷其欲置之於丘壑者將謂

嬰杵之志已酬。猶當奉其身以退。為天下所不可少之人乎。吾誦其言而窺其意。知足下之得力於詩書者。大異乎今之人也。

宗元鼎 定九梅岑江南江都籍興化人

梅岑尺牘最多見寄遺故不能備載

與汪舟次

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舟次此文至矣。僕雖雕琢一二字。昔人所謂猶是玉之本體也。幸勿訝。

止所知娶某姬

此物大足毀

此食針一斗之禍母也。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已見于

絲絲之淚毒如雨傾者

前車矣人謹避之君汲汲圖之危哉

陳台孫 階六江南山陽人

與滅齋

絲淚毀金骨吾懼見此君淚之絲絲也

與林鐵崖

此若殆鳥之曲頸錐距者獸之方喙鉤爪者魚之哆脣鋸齒者非惟彼族中畏吾亦畏

吳嘉紀 賓賢野人江南泰州人

與汪舟次

患患者正悔其胸中多字

此子喜其胸中無一字尚可教所謂淨潔白氍易為受色也

張　輭　韞仲拙存江南寶應人

與閻百詩

每念吾輩壯盛智慧漸去若古所云年少奇才必近其太資其穎發是還元秘術也今得百詩吾知幸矣

汪　玠　長玉江南江都人

與陶菴先生

佛未嘗不以嗔恚化毒龍願公剛以制之

正自難

李清再見

與夫山和尚

近接某友札謂僕矻矻把卷無乃太勞及往過某家非握籌則較斛殊晝無寧晷已鬪揷竹灑鹽拂衾裯待者復暮相競也嗟乎彼之矻矻又一勞耶昔某木匠誤勾陰府閻羅命原勾人送回原勾索賂不肯行匠無物可與念故人沈萬三生前最富向彼貸之萬三嘆曰汝木匠也向送我入棺曾見我能攜一物來否又其宦姬侍甚多忽閻羅遣勾者至諸姬環繞無

此與門求押倒之言俱可當清夜鐘真作妙諦看過

際不得入勾者懼罪向諸姬求之諸姬曰汝去我自送來若齊宣早聞此彼貨色二念其索然冰消久矣未知今人聞此消乎長乎請追味二事

吳　綺　薗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復宗定九

得良書咏新詞懷抱爲之一慰書筆共畫眉忙此諸眞艷絕千古

黃　澍　仲霖次公㔉菴浙江錢塘籍江南休寧人

與周櫟園

以癸未夏別章侯于燕明年從金道隱郵筒得章
侯札子並書画箋子意存諄戒惟此老自無雷同語
耳己丑過虎林從南生魯署見章侯爲作寫生圖數
十種雄奇凸凹謂募人而斷其腕吾党當爲老遲惜
此腕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遭龍雷鬼物收攝茲
先生又以凹冊相示弟見章侯画乃益駭如見章侯
蓬首赤體右手持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撫目張目
談天下古今事此而不遭龍雷鬼物收攝也者當有
神氣元命護持之弟薦命人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

見人一無所取者直是不恕耳

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先生乞圖即向先生乞冊耳

陳無競 鴻烈 榕菴 江南江都人

示人

取人之直恕其戇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疎取人之辯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所謂人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可因短以見長不可忌長以摘短

范 淶 原易 晞陽 江南休寧人 哤言

示人

唯言皆實實足以提撕人心者絕不作道學面孔所以足傳

忙人一貼清涼散

前輩常教人靜坐姑淺言之人身靜時少鬧時多試看每日早起觸目即視觸耳即聽心無所觸亦思索終日應酬擾攘未有停刻及就寢又夢或數十年之前千百年之外無不遍歷夫以七尺之軀方寸之靈如晝夜多鬧何壽由此促過由此增何有於學耶故教人靜坐乃收心之法向學之漸也

又

人心不可忙慣了如平時起居飲食本無甚事亦若有忙冗者以奪之只是忙慣不自覺

又

憶前輩有云如今世間無有怕人的人此言殊可猛省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孔子答子張從政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此猶以在上者言之觀前輩此語則知君子於平居應接無一敢下無一敢慢者矣

又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余有轉語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慊

又

學問事功人品俱以晚景爲難

黄　奐　依龍江南歙縣人

與人

得共把酒便是別筵冷月炤杯行人自黯然也

又

嫡妾相爭古今一轍但我不當以我身及我之神情入彼爭局中耳無論尊論所稱大經濟如王丞相謝太傅郎近代王新建之經文緯武戚大將軍之滅寇

黔然

依龍與潘景升同負時名著述甚富皆未付梓此吳東三所鈔

殲倭。而終不能調伏其兩夫人。然亦不爲兩夫人累。胤嗣終無恙。大要以得異居爲上策。必欲同室。轉見事生。兄但以鎮靜御之。切勿兩頭討好。切勿弄小小伎倆。我之伎倆線索久已在其掌中。將常時相暱之情。相狎之態。一切抹入東洋大海。只以至誠正氣定其風波。千頃不撓。八風不動。然後使之各居。亦非難事。若以我身雜其唇舌中。如兄所謂絮沾泥油入麪則兩家相鬧。愈有興頭。豈容有各居之時耶。兄盛德人。阿子天自佑之。然不可無所以安之之術也。

強作解事者必謂鐵鎖易脫涎實難除

釋元志 碩揆江南鹽城人嗣臺隱住揚州上方寺

復呂子愚

十年不見我子愚得聞手札二字不啻空谷之足音矣及于來使前展手索却成意到句不到途路消耗固如是乎然與其使殷浩空函作世諦流布又莫如馳書不到之可以定溈仰宗旨也笑笑

復韜諸侍者

香象渡河擺脫鐵鎖而去蒼蠅則涎可沾矣藥師菴公之涎也亦公之鐵鎖也爲象爲蠅公其自處我不

能加一言于此喻之外

王巖 築夫江南寶應籍陝西長安人

答李平子

承諭陳君言夏詩選吾兄爲索　僕與伯籲之作　僕自廢退以來聲影刊落古之君子不得志於時既無由致主經國功德流天壤又無由發揮語言文字潤色治平光輝制作而徒托肥遯以自藏則夫汲汲以高蹈自見亦或可以不必也即一嘯一咏聊自怡悅於山嵐水澤間亦不欲輕以示人若一二同心相與唱

詞古宏達可採入高士傳

酬則我負子戴之言又無庸遽聞於世況所作者豈非公孫曲學阿世之詞豈無小雅閔時病俗之論集而傳之則南山之詩蟄龍之咏小人皆得以媒孽君子古人身隱則名不可聞爲是也易不云乎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僕今所自處如是吾兄以爲何如承諭與伯籲互作小傳今亦未可

僕與伯籲同心之言每爲流俗所譏今復爲此適足滋詬厲耳餘詳伯籲書不更及

孫枝蔚豹人江南江都籍陝西三原人

溉堂集

間以儷句而不傷風骨經似昔人齊梁便不得擬之矣

謝家無言

溉堂拙集過蒙痂嗜抄成副本不煩小胥深感此德無以云喻暇日間覽子山之文輙重滕王之序所云揚都舊藁百不一存江陵三卷重遭軍火吁嗟哉身後之名不亦危乎至于李韓詩文半為庸俗所亂則文毒過祖龍惡勝洪水者也今此拙吟既賴手抄幾將烏散慷慨酸苦之詞復非世所樂聞而賢仁垂念周至且復急同捕亡 蔚所未慮及便已先之有同劉沔編綴東坡之集無待李賀補作會稽之歌篤交如

立論寬平不似今人一味罵人揚己每見大和尚開口便說這不是那不

此實足激揚頹俗。豈止惠愛雕蟲。援筆有謝銜珠

忘。

與汪舟次

弟遊況不足道也。但從令兄處得讀近所作西山紀遊詩六百字。老來氣衰力竭之時。甚望而畏之。足下意何不善至此。直欲兩北征二南山矣。幾月不相見。作此驚人伎倆。真不虛却遠遊也。吳野人詩格日長。其意便欲多毀却從前詩。弟謂却似不必也。譬如舂米精麤不同。要之皆是米粒粒從辛苦中得來何忍

是只是胸無所據耳

棄之若是稗子則斷不可存耳足下以爲何如、

示兒燕

冬買葛夏買裘爲學當如是裘宜冬葛宜夏爲人當如是

王道浚 若谷江南儀眞籍江西豐城人所著有元機精蘊天官辨疑讀史管見學古有獲諸集

示人

今人但將聖賢立論守而注疏明白便可眞經便可希聖

忠厚二字談何容易公而不私又能盡己之心盡己之力乃可謂之忠損己利人又情文俱備始終不倦乃可謂之厚今世人所謂忠厚者非軟美郎懦弱愚

劉邵之志
人物不能
如此簡盡

閶胥失之矣

又

世間但有好勝人無慷慨人但有積怨人無感恩人但有炫才人無憐才人但有邀福人無積德人但有爲生計人未有爲死計人但有爲近計人未有爲遠計人但有憂妻子人未有憂父母人間亦有之可不謂賢乎

釋弘儲 繼起江南通州人 靈巖和尚集

復徐昭法居士

何想其文之妙亦可得作壽文法

蒼眉飯僧上嵒頭。兩日陰雨。客少。山堂如太古。蒼眉語語入道。乃相與語昭法。則語語情至。故我嘗言。古今無不情之佛菩薩也。蒼眉曰。昭法過月半。文成。到山。昭法之文不可得也。山僧何辭。但山僧不自壽人。壽山僧山僧不受也。昭法知我。秪以我兩人交情臧。昭法之文至文也。提著我爲法門。爲師長。爲諸方龍象。不惟夾襍昭法之文。我所不欲也。山僧識廉耻。知痛癢者。倘昭法阿所好。必摘其長而忘其短。不免逢諸方之怒。以累昭法。在今日無廉耻。不識羞者多。故

言唐佛法所以盛也

此退翁平心之言

有古致

唐宋佛法盛時唱道者刹竿相望諸宗師豈盡皆賢然有畏忌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公論昇絕二三十年來變易祖法何嘗有一點正知正見小民不足論卿大夫亦從風而靡昭法愛我自領意于語言之表也珍重

復顧螺舟居士 索題小照

客吳門如孤雲乃復念故人之客吳門者乃復以古人之寄托以遺故人則眞古人之懷也道影倦筆不能狀其色

與寶雲潛

人呼我繼起我則喜繼起兩字是先師老和尚鄭重記我者且在當日直呼二字者惟我天童翁惟我三峰先師先師乙亥入滅不聞痛切呼聲三十年矣師翁壬午入滅又不聞痛切之聲二十三年矣秪壬寅臘月夜夢中又聞兩聲至今痛徹肝腸人呼之焉不喜稱繼公我則怒非惡其辭忽公之一字非我有也人稱我大和尚我則怫然我生平無大福無大慧無大勢無大力何大之有稱我老和尚我則當之年踰

寶盡禪和評述

六十不可謂不老也。且老與病爲隣。與死爲隣。至于晨香夕燈。滌殘除穢。皆老邪尚事。彼雖尊稱之。我則以爲警策。且如今之爲師者。必欲爲法子謀祖庭。謀大刹。盡震旦國祖庭大刹占盡。猶自不足。此癡人愚人昧昧者之所爲也。使其子若孫。果是祖師。明綱宗。行祖令。雖牛欄神廟。後代不得不祖之。回心自看。子若孫道眼不明。行實有愧。將三塗之不能免也。尸位祖庭。日聚千萬盲徒。益增其醜。不必不必。病榻偶聞此等事。書以寄汝。言雖不文。實是閻老子前一道鐵

君子皇云西江理學節義之鄉素不會詞曲一會便[illegible]場[illegible]

案以後著述用其意傳之

汪　楫　舟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悔齋集

與竹關大師

今之歌喉必推吳儂北曲辨字必準中州有人焉舉此技而歸之西江未有不揶揄絕倒者乃中原音韻著自周挺齋周則高安人也爲之鏤板行世者則永新人也挺齋自言此書爲靑原蕭存存而作盛稱存存辨訂樂府音律之訛極爲精當而靑原曾元隱又有投水屈原纔是屈殺人曾子更何曾之辨並爲挺

使作者盡出其下並舟次此札大爲西江吐氣

齋所推服挺齋後序又云常游江海求能正音韻出者。無如吉之多士云云。則此事實發源于西江。而青原有此韻人。尤不可不入之志中。爲山水道塲生色。昔陳眉公閱吉安志一過。輙大噱擲去曰吉安止得兩韻人。一總抹却。他可知矣。謂志中不載作路史之羅泌。作鶴林玉露之羅大經也。作者闕此。未必非理障所致。適足見其不廣大耳。吾師其以愚言爲然否。

華　袞　龍眉江南江都人　春草堂尺牘偶存

與孫阿滙先生

氣體高華無論畫習氣

史公游遍名山大川始能著述以文人筆墨借山川靈秀之氣激宕而成奇展先生畫冊若遊我於黃山三十六峰泛我于武彝九曲三十年遊山之興於茲一慰然此特先生拳石勺水耳至求先生氣魄神藴所聚則又在東岱西華南嶽嵩恒之間他日訪先生于龍蟠虎踞中作五岳四瀆一巨幅借以臥遊不越江左得了向平之願覺盧敖杖跡所到猶僕僕多事耳

結隣集卷之六終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趙南星夢白儕鶴直隸高邑人
忠毅公文集

示人

濟天下之大事者必至公至吝公而不吝則有顯禍吝而不公則有陰譴

吝而不公所謂陰賊也安得無陰譴

又

聖賢之文只是明白正大

論語之文和平冲雅如楚狂衰鳳之歌莊子所載乃其全文而論語删之若迷陽迷陽等語斷不可濫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體矣

又

或曰聞毁譽而不動心何如曰非也君子聞毁而省其有過聞譽而慮其不符

先生議論頗深入一層

又

一儒者言爲學須將世間一種熱鬧世情痛自割捨求徹底乾淨夫既云熱鬧如何割捨惟見的道理真

性分定吾身大視之便如蒼蠅逐臭矣孔子曰無眾

也此之謂也

又

無所疑而知者必非真知無所苦而樂者必非真樂

又

鶴仙禽也然乃嗜蛇詩人稱鶴有言及此者乎賢者之短自宜隱之世人殊不然也

又

獨立於萬物之上乃爲有志能屈于萬人之下乃爲

詩人稱鶴偏稱其嗜蛇其有不嗜蛇之物亦硬差排甚嗜蛇者悲夫

有養。

孫廷銓 道相號沚亭山東益都人

示人

攻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似匠。神農似醫。軒轅似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人。乃僕僕事之。蓋理足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說至莊生列禦寇孟子然後攻性學。至陸朱然後窮何也其說好盡。故窮也。荀況談仁義。而李斯得其道以殺人。此在異端。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

王崇簡敬哉順天宛平人
冬夜箋記

此爲辟非親爽顧反以爲重耶

與人

昔人爲親求作誌銘必於能文而言可傳者初不論官之崇卑也如韓歐曾王及明之景濂震川遵巖荆川諸集中其人以文傳者比比而世人寡識但耕顯貴不論其言足傳與否或假他人爲之取見任官尊者以炫赫世俗不知轉瞬而已無聞矣

孫承澤北海退谷上林籍山東益都人
硯山齋集

與人

先生之言往往與忠憲合

高忠憲景逸先生言我朝學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返之於實忠憲之見卓矣文清有言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孟子亦曰仁之實義之實智之實禮樂之實蓋道理在天地間無一不實實有何病惟不言性善而言無善無惡不言知行合一而偏言致良知不師大中至正之程朱而宗師心自用之陸子靜近世學亂於虛也實始

講學斷斷不可自立一名目立一名樹一敵矣此所以講之紛紛也

于文成矣

又

文清言竊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未能徧觀盡識輙逞己見妄有疵議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作之功此數語似逆知後有文成而預道破者

又

虛病實病之說醫家有之虛病者謂其氣血之虛也實乃邪氣所在實卽病故用下之非爲氣血之實也氣血充實何得稱病如大學所言仁敬慈孝信實理

虛實之論最爲切透

也切磋琢磨實功也親賢樂利實效也文清所言率是可爲病乎可言消乎如以承氣湯加氣血充實之人消其氣血是庸醫殺人耳吳草廬一生孜矻經書晚年乃悔之此無病而服承氣湯者也

又

道理文章原是一事道理明則文章在其中矣如朱子之文集是也疎豁高朗條理井如以其得於極深研幾故又沉著痛快天下之至文也文章正則道理在其中矣如歐陽子之文集是也風雅之音典謨之

此爲大醫王

體昔人稱其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殆非過語也

又

學人之讀書猶弱人之服藥也元氣漸復乃見藥力氣質漸變乃見書功如呂伯恭性卞急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豁然病除不復卞急朱子稱其善於變化氣質實善於讀書爾

又

陸五臺師事僧人達觀出署即赴寺講佛法一時競

當時幾容菴好辨如此論却亦正大

尚禪誦以附合太宰太宰歿後人請祀鄉賢督學伍容庵袁萃不允曰五臺佛門弟子宜祀維摩庵中陸爲吏部最有聲止以一事之謬遂來身後之譏惜也然有儒其名而佛其實居然俎豆夫子廟廡者何與

魏裔介貞菴石生崑林直隸栢鄉人　兼濟堂集

與辯若弟

詩古高曠

晃盟兄至都幾一月而歸臨别作語云極間人至京師竟作忙然則極忙人可知矣晨鐘初罷便催人赴東華道上霜風凛冽自非壯士能不懷憂耶

先生著述獨貽吾師眞可稱知己

陳子遜曰眉山文亦有浮蔓之病誰人敢

與孫北海

向所著書今已告成謹裝一部請正然著書係勞心之事春月亦遂緣此作十餘日病每思過晤輒以疲倦不能往今此書上下關係數千年祈老先生詳閱教之茫茫宇宙高山流水此外正未敢多示人也

與彭士報

今之爲文者病於浮蔓漫無式度其知式度者又病於枯寂藻彩之不露是之謂瘦蕭惟昌黎無此失雖眉山父子亦未盡袪此蠹稗崑崙好講程式此得作

道

愛友之至備溢于詞

古文之準繩矣而時發爲光影露爲鋒鍔木之豫章刃之干將也吾是以歎賞不置焉

與杜子靜

恒郡百年間風氣乃生此五七人老親翁抱利器而鬱鬱不得志弟空爲扼腕亦付之英雄一淚而已悠悠蒼天奈之何哉然而丈夫無價之軀似當求夫善養之術也晦翁大賢猶自留心刀圭吾儕何得遂視爲異學哉望之

答滿城令余論山

尹

下盛時

昨秋杪得晤芝眉聆厥謦欬知為古之遺愛又知留心學問非一日之積也故以拙作請正不謂大賢見許施之庠塾春初北上風雪載途停車郭隗故里詢及門下學道愛人之政諸童環侍賓徘徊不能去茲讀玉川義學記及靈雨感應事蹟作而嘆曰異哉當吾世而有慈惠如此即考之簡籍亦未多見也願門下始之終之世寧有見知於天而不見知於人者乎若　僕以樗櫟之質居重大之任自

先帝在日已拔之以鴻鉅今又何敢卸責而才疎志淺

難以報稱抑以自盡其心焉耳蘭札譽揚過矣所願大君子鴻漸鳳翥爲國楨幹則太平立覩也

與邢州吏太守

德業由人造而文章必自心生古人述作不相襲也若以游夏之德合以班馬之文抑亦可以爲成人矣懞此有年徒勞瘏瘁乃承褒奬謂可媲美擬公　僕於坡公無能爲役若心之所嚮往則亦不敢不勉旃也老祖臺江左名宿大雅模範但邢州久屬鄙陋今乃得所瞻依彼宋廣平郭守敬劉秉忠之流今人獨不

可嘐嘐而慕之乎是在作養而成就之公署高吟成帙想不後於歷下也願以他日請教矣

與真定胡太守

日者鄉人至京云雨澤霑足秋禾茂盛皆仰藉賢公祖之福庇也又廟堂之上有夏稅秋糧依時徵收之令從此黎元有歌咏太平之日矣然良吏不舉則有司不勸而銓曹逆料天下之爲吏者曰恐開鑽營之端是何其薄待天下之人也生以爲在外之連帥方岳宜弘其遠猷以雪斯耻

陳椒峰曰不敢以不肖待人正直忠厚

語有本原不徒非譏流俗

答高袞文

西踰太行北抵黑山篤鷂鴿之義敘棠棣之好遥峰遠岫收入奚囊烟樹紅霞掩映馬首壯哉遊也生平之盛舉矣讀台札青鞋布襪遥心何已

陳第 季立福建連江人

與人

不求之心而求之相不卜之行而求之命不要之德而要之葬是自疑也疑則惑惑則昏禍福之言始中矣言禍福者紛紛世之所以亂也

述珠語而化其辣更為動人

又

孰輕孰重雖伯彝所揣而人必付之衡孰多孰寡雖原憲所程而人必付之量非以其無心耶故化八鍾心則端默而天下取信矣

又

於人有福則悦幸有禍則恨嘆彼福未必增禍未必去也而德之者至矣于人有禍則悦幸有福則嘆恨彼禍亦未必增福亦未必去也而怨之者至矣戒哉

沈光裕 仲連 種蓮 順天宛平人

偶然語泉引出一大篇文字

與金道隱

武林山水融結佈置天然兼得幽曠本自佳境如他處則幽或偏迴曠或疏散今湖山縈照近如几席間而四時朝暮雲樹之致又攬對不窮故為勝爾然亦以近人覺太平易每為俗遊點破墟慕齋之搆廠所由白蘇二公實開色相之端即已稍掩本來面目功過半矣重以錢鏐建炎踵事夌雜人誇勝事實山水之不幸也梵宇丹碧畫舫歌鼓多不如少況有與必有廢與既誨俗廢必增悽嗟乎文明設而大道漓禮

鍾元之集頗多正論惜不能備載

樂紛而天德隱區界類然豈但一湖山而已

孫奇逢 鍾元直隸容城人

歲寒居集

答人

古人論行結交流俗絕不講此凡相與稱莫逆者絕以聲勢相高酒食相悅以詩文相倡和儒雅風流亦不多見至于孝弟忠信之人禮義廉恥之事絕未嘗過而問焉此友之一倫所以日晦于天下也取友之道原本在身此身爲不孝不弟多愆多尤之身而能取極孝友無愆無尤之士千古未有身分愈高所取

之友益寡管仲獨許鮑叔知我尼父謂知我其天其義自見然此處却不是立崖岸尊嘉矜容四字要時時玩味

又

陸象山嘗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全是孝友眞切處莫徒作米鹽凌雜細碎觀也

楊彭齡 商賢順天宛平人

與所知

質雅中便已感人

聞賢兄弟欲賣宅遠徙不審果否食指不益又無他故卽一旦輕棄先人之廬甚不可也禮焚先人之室三日哭謂先人歌哭遊處之所存而弗忍也無故而去之而忍乎 不肖自喪亂來捐背鄉井而南假林氏之宅有陂池亭榭高樓疏堂爲宴遊寢處之適者數年去之不復念惟先人之舊廬每夢至其處井竈依然覺未嘗不流涕沾席也賢兄弟他日得無爲鄙人之恨乎且好事者于昔人之一井一宅志其處以示不忘況先人之廬乎當念之痛之重之已之

趣得脫盡時氣有漢人風骨

與慎上人

師佛氏之徒也比乃買田宅爲業竊聞而疑之夫釋氏之教以空諸累爲宗故釋迦以下至阿難皆乞食爲業不親耒耜履南畝而師遂有田宅何哉又聞釋氏不三宿桑下其于身世浮雲耳然所謂雙樹祇園者屢見于其書又何也豈田宅亦有不可少者與吾今與師計之無田宅不能備風雨不能具饘粥既食於人又無以食衆今夫田宅有以備風雨有以具饘粥不食于人又有以食衆斯二者將何從將去田宅

氣味厭倒時流

與抑有田宅與吾道本乎人情彼釋氏者豈獨異也其此類推之于吾道也可以過半吾師其思之

答汪敦生

讀所示詩集其可欲獻者十有八九不覩歡愉之辭可謂悲矣敦生以避地散移家千里至無以將父所在留滯誰不爲敦生悲者但敦生既自悲慰其意者又從而悲之展轉幽憂增吾兄之鬱而益吾兄之疾失朋友之職矣于是思所以廣吾兄吾兄其聽之吾聞之心有所奪則無所立在上奪于富貴在下奪于

眞得韓歐之意而出之以心裁者

飢寒是以無當代之功後世之傳古之君子知其故而反之以學道爲主故能有立嗟嗟敦生無意于後世之傳斯已夫敦生無意後世之傳何以致力于文辭若是是敦生有意于後世之傳也敦生而有意于後世之傳而不學道以自拔于世情之外汨沒窮愁以終其身吾見敦生之文辭且日以退而無以致後世之傳而豈不惜哉吾兄以爲何如觀兄自題詩集曰倦遊豈有還里之意耶若然大善吾與子孺日望吾子

如此用筆似任卒而貫精整拊湊而出颯颯有聲最為奇文字

答李彝卿

拙文聊示同志遂為不知已者詬病承相慰之厚但以弟或有介介則不然詬病奚所恤吾譽奚所喜立言甚難知言尤難耳漢唐以來文章正統代不過數人在當時知者亦少司馬遷在而史記未振劉向揚雄不相遇韓柳兩相相知李翺張籍當知韓老蘇知歐陽歐陽知蘇氏父子彼此相知而已未聞人人知之者也歐公以尹師魯能識人用意深處此外歐未嘗更許人張耒差能長行文字當知蘇偶觀其文詬多

意少其文如此其于東坡自然行止處恐未盡識豈獨文潛使韓蘇相遇恐韓所謂辭嚴義密者蘇亦有時不之識也一代文章之宗兩相遇而猶恐未能盡識文章難知如此而望人人知吾文不已疎乎因事肆筆吾兄當有感乎其言

此處亦勁

與潘江如

弟厄白下兄困吳興不意吾輩之窮至此而兄更憔悴有疾臨別尤爲惆悵兄有子可教不爲不善又鄉居頗靜望調養自愛詩人之窮莫如杜老有劉會孟

氣味真到極處便生酸

者讀其詩論其世而羨之自以不及是又窮于子美使子美困餓道路時得知數百年後有聞而羨之者當爲破笑吾輩之貧而安焉知不有相羨者可善自遣

答施愚山先生

長公至得詳動靜書屋停手更復撓以塵雜使人惘惘其故皆本乎貧居世不苟自然至此家居不易無已且遊乎姑以接長歲月何如論文歸之學識可謂本論但襞積爲學立異爲識又非先生之所謂學識

也。齡欲趨下風每有假年之歎又苦爲病撓天下不如意事往往而是作幾句冷淡語言亦復不遂奈何

董國祥 福兒直隸隆平人

示人

事可以寄吾明道善俗之意則不必高壇坫列旗鼓以自異于時蓋世道之衰甚矣吾性吾命或言之以爲耻閒有能自異者又務爲標榜中未必足而外則欲其有餘也崖岸立而分畦畛畦畛分而滋同異同異滋而生水火其始爭於宁僚其終毒于國運此亦

滄溟選明人詩七首[illegible]滄溟並詠白雪樓

近代君子之通咎也夫學者天下之公器使人與之不如使人就之使人疑之不如使人奇之吾無爲競俗絕物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羣然趨向如器竹之必範器土之必型也斯可以無憾矣

申涵光 和孟晃盟直隸永年人

示人

宋人評騭古人自孔門而外無一得免於同輩則極口推獎近時李滄溟選詩古人中百不取一七子泛濫之作所載纍纍至于趨白雪樓者無不俱存黨同

本錄眞大
[illegible]
也其選不
傳

代與此自學人習氣然又有信耳厭目者遠人則慕之恨不一見同里共學譏誚如不及總皆褊心所使聖賢必不爾

喬鉢 文衣直隸內丘人

與人

凡人不到著書處不知胸中之無識但落筆古人皆已道過

憾不生千
載上出一
二人不經
道語

魏象樞 環極山西蔚州人

與人

潮何可[illegible]求歸一尊而已

此東鄉之所以識介州諸公也

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又

儉美德也仕路君子崇尚尤急去一分奢華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植之哉

又

爲人作墓誌銘不填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蹟則見者不信其至無可稱述不得已轉抄彙書及衆家刻本以應之辟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

贊人如此八字省易寫出

克肖兒寫路人形貌乎吾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誌銘者執筆躊躕代爲遮蓋也

王克生 孟楨半石山西陽城人 懷古堂集

答安靜子

絳帳歸來灞橋風雪應滿奚囊矣來教殊豁人意於文字中種荊棘是以文字爲葛藤也於禪悅中起波瀾是以禪悅爲浮漚也必明月投懷直繩爲腹之人如門下者而後可與之娓娓也

王弘撰 無異山史陝西華陰人 砥齋集

與劉孟嘗

潤生鄉贈一鶴弟構小亭居之擬顏曰獨鶴此亭不肅雜賓非吾臭味不得坐談其中非元亮幼安之流不以書此額今以求足下想當不拒耳足下若自矜謂弟倣書法之妙則誤矣一笑

安致遠 再見

與劉生

見雋人能令巳雋見痴人轉令巳痴近况那得不惡家止蓄一疲蹇一老奴足跡所之不過一二十里所

遇皆屠兒菜豎輒以某家之千車糞百斛麥橫將矜誇彼似未知吾門有端木賜足爲勍敵者惡態醜語銜耳逆目如覩地獄變相無復生趣每思兄臺便是衆香國中開禪散聖也

李澄中 渭淸山東諸城人

與劉子羽

桓宣武有言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御卿我輩牢愁侘傺不惟不能駕御人求爲人駕御亦且不可得悲哉庾子山之賦枯樹未至也

兒照以畢學訓其術勞瑞慈公謚節後皆能立身揚名無愧前人

周體觀 伯衡直隸遵化人

晴鶴齋集

與陶菴

讀先生詩如登長石山無草木但長金石

申涵光 再見

示兩弟

高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

又

該作道學事不必習道學腔

又

靜坐自無妄爲讀書即是立德

又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又

真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

周在延　龍客河南祥符人

輿人

旣已息此涼樹下遂不願是樹一葉損

澹思子　江南太倉人

示人

凡民在世所以生不齒於人道死必淪於異趣者無他只爲見得自家的苦不見得別人的苦見得別人的不是不見得自家的不是而已若能於此二言着力挽回得轉孔子必曰吾徒瞿曇不曰外道

見得自已不是的尋個來

李長祥　研齋四川達州人　天問閣集

與磬山人書　梅杓司

杓司足下尊作冲和雅當眞不媿名家愚言詩得二

義曰入日變所謂入如過宗廟郊壇皇都華屋其動之于目大約門壁墻垣宮殿臺閣若深居奧室羅積貯藏窮天極地之所有不見不聞之所在非身入其中則不能了然于心一一名狀乃未嘗身歷覩其門壁墻垣宮殿臺閣以爲宗廟郊壇皇都華屋之在是則失之者多矣此不入之患也既入之矣宗廟郊壇皇都華屋之內凡所有者俱了然于心可一一名狀當脫去其故步以出不能出將固閉于內一頑塊耳既出之矣乃迴顧其所謂宗廟郊壇皇都華屋者而

展無定意象不

留連不能去既去之矣猶有影之溺于其心不能化既化之矣不復更有所謂宗廟郊壇皇都華屋者猶之頑塊耳此不變之患也愚在越城見杜于皇爲友人作跋語有悟轉二字詩不悟不能入不能入則不能轉轉則變矣此意與予合敢以質之並望覺之爾止

與董文友龔介眉書

僕嘗言碑與傳誌文之大者夫碑當別論誌根乎狀傳根乎誌狀則人子之作之者以乞銘于人即有文

飾撰之以光顯其親之心無罪也誌則以載其人之世系生死之年月日葬之丘原後昆之方來者如是止矣其在大人先生有功于國家有大恩德于斯世有景行之貽爲世之法則則錄之傳則遂取裁于此以爲是可以傳者也與傳之云爾無其可傳者雖狀詳不得以誌無其可傳者雖誌詳不得以傳今之爲傳者何如卽誌矣爲誌者何如卽狀矣又諛焉誌且加狀矣傳且加誌矣無不生有異徵無不幼敏應對賦物無不捷成人壯長無不善事親其得仕也無不

作史而取之誌傳必無當也

公廉無有不神明震服者能退之也無不以抗言上官之獲罪無不以其不相悅之人病之者死則無不以任事之過甚虧之以死其于婦人也無不操井臼無不以解服飾充貧窶無不識大體無不以正相夫子教子女無不如男子讀近代老名公文集傳誌總如此不如此人得之不喜作之者亦必不爲其不喜者以拂人耳必不爲其不喜者以失巳于人故文人必有其心論人之文必論其人之心心之不正發而爲文必不正以不正之心爲不正之文以不正之文

或數經革易不無斬伐之厄未可執今以証古然寫景固遊記妙手空同蘇門詩危峰懸戶牖積石噴鳴泉

爲古文遠矣。

范文光 仲闇四川內江人

遊蘇門與友人書

蘇門踞泉上。勢類覆釜而童。通體皆石。亦復小有嶮崎。乃鄉尋經綳蘿詩言皆過卽崆峒危峰之句亦不爾也。然登其上。西山揖青。澄泉俯綠。雲林烟樹。平楚蒼然。咸來給目。蘇門蓋不自用而能善用物。故百泉之上。蜂房蟻閣。泉至不勝其力。竟無錐鑿及之。能保山年。蘇門其不愧孫登應加稽生一等矣。

示人

以天下人視我第一無用人以我視天下人無一有用人世界原無真人品貴則大賢富則小賢貧賤則庸愚而已問何以庸愚曰貧賤也何以貧賤曰庸愚也偶然有一件好事有一句好話都被富貴人輕輕撥去出名用了所以說人情如鋸木一層薄一層世味如藥楂一次淡一次元氣如冶銀一回低一回

又

風味全無一毫文士詞人氣乃能傑出文詞

識一分醫增一分病知一分地理遲十年葬親天下事率壞于强作解事

喬時萬君開處後江南上海人

與杜幼安

余初不解詩見伯子喜爲詩悅其音韻之諧泠泠可聽而又無所得詩刪取關雎卷耳諸什諷之依其吟詠不減歌商頌者之聲出金石也旣學爲舉子業遂日墮雲霧中日不敢旁瞬一字然私自疑怪聖人出語如鴻爪偶留舟劍已去就其言下數言可了何至

如許饒舌佛大弟子如水投器如是我聞止傳佛語從不添設一字夫子之意若曰乃人人欲作優孟大是異事曾不如曩時歌金石者之猶足諧耳而又我言我志當不墮拔舌地獄所恨長既無成幼復不習率意吟咏紙筆遂多不忍盡棄惟吾子教之

示子弟

古人一日之食毋計一日之功今人一日之功止圖一日之食營營苟苟惟酒食之是議悠悠忽忽借博奕以猶賢肆一醉于崇朝飛千觴于長夜雖云勝會

亦覺廢時爾輩當鍥門限拒客石心腸讀書以此十字箴袪彼二種習

十字當書之家塾

又

與人善而輕信其醫是以身命試與人善而遽延爲師是以子弟試與人善而濫與爲婚是又以家門後嗣試也故聖門教人必因不失其親

朱漢徵 方黯江南崑山人

與李小有

弟前此半月日想白粲甜漿如胡麻流瀣又想日光

無聊中蘭亂最令人

樹影如銅盤楮葉種種妄念今已度不可得漸忘之矣計唯扃戶不出秉燭窮經猶記王霸夏侯勝並從獄中受尚書 弟且用此了吾曲臺之業安知此極惱極囂與溷廁爲鄰之斗室非吾洞天福地乎 弟且賜駮得意口學夜郎王漢何如我大也

趙偃光 凡夫江南長洲人

與人

大抵文人之言未可作實義看至于集敘溢美爲主况好惡又奪而去之夜氣清明萬分中所存者蓋不

令人發笑

多矣而欲據一時片語以定高下坐見其夢中說夢

李端叔序韓偓集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高秀實認作眞好之偏曰勸不得也勸不得也若余評此文則曰總之喫不得一笑

又

自狗其文章如慈母之憐少子從腹心抽出不覺自怙其短是故非嚴訓不能別子之賢愚非虛懷不能辨文之好醜唐鄭守愚詩若教嫫母臨明鏡也道無

較伏波老當益壯語尤爲警策

勞紅粉施名言哉

顧咸正 端木 江南崑山人

與李小有

弟與仁兄才不敢望百一而伏櫪之感約略相似世人望我輩幾似桃花源中幾百歲古老人然 弟竊縱覽古今英雄從强仕後飛揚踔厲較諸驟盈驟涸者反有長康噉蔗之味因念宣聖四十無聞語只爲後生下鈕鍾耳老而好學惟孟德與伯業炳燭繼日猶不患遲況未至炳燭者乎曾荅友人詩有云燕臺駿

此等題後此雅製眞堪寶秘藝林取致高淡取境蕭遠似莊似諧如規如諷祇卓識于塵區導闢心于物外妙何必無

骨猶生日漢殿蛾眉未老時自悲自慰亦自厲也

諸曇

謝謝仙臞寫小照

昨煩神筆兼飫珍羞感愧交并稱謝何似　僕以蒲柳之姿在風塵之內欽奇之貌雖未似乎汝南土木之容竟已同於中散有慚佳士敢費寫真實愧殷生遂煩圖貌乃辱佛毫拂紙握管凝思因使生面頓開頹顏忽起光猶在面如逢鸞手之奇頰未增毫已過虎頭之伎昔少文得圖于晉帝世以爲榮興宗見咏於

功序淵明文始稱達人高致

王維今猶爲美以僕方彼自謂過之何者快意取於當前而絕藝難於再見也今於明日便欲補圖亂已出之塵樊便須置之丘壑但僕性好奇服心儀古人仰祈被以明月之裳着以遠遊之履素書一束童子二人比之白雲之鄉吾將老矣庶幾流水之外自謂過之

徐　枋 昭法江南長洲人勿齋先生子

與姜勉中 如須先生子

尊翁先生贈言此弟久懷于胸急急欲吐以藉不朽

人以文傳文以人傳作者不擇題人文俱廢嘗不當自愼重耶

最似葛稚川

者嘗竊論太史公文章非異人異事不以措手此非獨其文章之妙獨絕千古即其擇題揀料亦迥非後世所及如尊翁先生之大節正當世之異人異事也正今日作文者之好題與料也第患無太史公之筆以摹寫之耳雖然敢不勉

張　灝 藝令長公白於山人江南太倉人 學山園集

復錢牧齋宗伯

猩紅之罽狐白之裘盛夏被之不若絺綌之適也文茵之車朱幘之馬臨流乘之不若颿艓之利也矣

合下一篇觀之遍見無往不是禪理從獨宰官真旅哉

夫芳柯可眄秋水幽深吾將老于此中矣

釋通忍 朝宗江南常州人姓陳氏

與慕菴方司理

趙悅道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以此觀之公堂前亦有佛法焉濟川云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脅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以此觀之公堂後亦有佛法既公堂前後皆佛法何必向深山窮谷始好參禪無事閒居方堪學道居士蒞任福州正

予既錄理學之論則釋子之言在所必删矣然釋子之言頗有提醒人心處能提醒人心則于世道未必無補亦安可廢哉

其時也。山僧書此作賀。非將佛法做人情。要使人情皆佛法耳。公堂前底還之趙公。公堂後底還之馮老。只如正坐公堂時。朗如明鏡。當堂照不動。形聲應萬緣者。是甚麼人。行履處忽然覰透。不但佛法世法一念圓明。而趙老馮公。亦一時放下。何也。彼既丈夫。君亦爾。豈肯讓伊以獨賢。

復沈司馬

軍旅中有佛法。不可更說佛法也。軍旅便是佛法。不可更說有佛法也。橫按鏌鎁。掃除孛彗。靜以應動。動

而能靜者自然直破巢穴坐致太平矣鏌鋣者當人之智慧力用也孛彗者根塵中之影響也巢穴者起心動念之根株也太平者本來之現成活計也靜以應動者二六時中直據本分之作用也動而能靜者于應萬變而不昧乎本命元辰也雖然依舊只是軍旅中佛法若夫軍旅便是佛法　貧道不敢攙行奪市待護法掃蕩猺氛時當而領大教也

徐　增子能而菴江南吳縣人
而菴集

與陸陶孺

要知真艷麗即是清真未有不清真而能艷麗者西子洗淨而皮與世人相見清真耶艷麗耶

六朝詩人輒以金粉薄之而不知六朝人詩譬如絕代佳人盛服濃粧而丰神自在昔石季倫以玉聲輕者居前金色現者居後絅如雲錦燦若霞光使蒲團枯衲見之亦當六塊無主若責其不效西子淡粧則可而薄其金粉則不可也世人皮相良可痛也今弟讀仁兄和趙倚樓昔昔鹽樂府二十首字字艷麗初不損其清真人盡道陶穉貧士室中人不免躬操井臼詩却直是石季倫珠圍翠繞仁兄其詩豪哉

與王正吉

作文人之筆看大有

千古來文筆負奇絕之氣者無如子長之史傳于言之歌行如項王酣戰懷公醉草歷落頓挫不可止遏吾黨貧賤多由氣不能振欲振其氣莫若讀二公詩文日百遍使此身儼然有五岳三山氣象指下風雷何處不壓倒一世哉

釋行岡 千仞 嗣南澗問禪師

簡納納道者

順風揚帆果然便到彼岸余以爲岸無彼此風有順逆順處極易失足唯于逆處猛着一篙乃爲喫緊有

機鋒

力若只趁風使船忽然浪起波翻失却一葦爾時且於何處安身立命足下幸勿認此岸便爲彼岸也別來又經旬月到岸既久消息必竟如何又比來風景頗覺不順昨得函雲一札業已觸熱作客去矣秋風大起恐難禁一葦之東下則在世境爲逆者在君家或反爲順然則順逆豈有正性哉

蔣鳴玉 楚珍江南金壇人 怡縣堂集

示兒

看名士源
於今人

名士門庭決無繁襍二三知已入座以瞻仰儀德爲

先問答閒雅舉止清芬若有飭及時事瑣及米鹽搩及臧否者以隨順語泛應之以堅忍默對之

與人

嫌重起於矜身若上可陪列百神下可同卑田乞兒此人豈復有纖芥胸中淨穢自他親疎恩怨有一不遣令去我皆嫌地也有嫌地則生心心生疑轉人世殺機從此始矣

又

狀元二字二十年驅遣不去昔人驗此最爲得力陽

老氏所忌以此爲首

明先生云脫却衣服依然是幾根窮骨頭此豈有煩我驅遣而十年二十年貼骨乎

又

范文正楷書道服贊中有寵爲辱主驕爲禍府驕不在寵有長即驕有恃即驕有年即驕驕之禍捷而大凡自以爲剛毅方正直言奮發及指畫古今好爲人師皆蹈之病本楚解周天爵謁其座師師曰人能恕我之貪不能恕我之傲誅傲百於懲貪余聞之汗三

善於設喻情與持行形似

裳 黃公江南丹陽人 載酒園集

與人論詩

西清詩話稱少陵用事無跡如繫風捕影因言五更鼓角聲悲壯乃用禰衡撾漁陽摻其聲悲壯事三峽星辰影動搖乃用漢武時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事余意解則妙矣然少陵詩曰正是 貞串于胸中觸手逢源譬如秫和麴蘖而成醴嘗者更辨其孰爲黍味孰爲麥味耶

又

詩家宗派雖有淵源然推遷既多往往耳孫不符鼻祖如鄭谷受知于李頻李頻受知于姚合姚合與賈島友善兼效其詩體今以姚鄭並觀何異皐橋廡下賃舂婦與臨卭當壚者同列始知凡事盡然子夏之後有莊周良不足怪

結隣集卷之七終

